

48 門牙

太陽穿過厚厚的窗簾，照在杜克警官的房間，我們正在他的房間裏。
我掏出手槍，對著他寬闊的腰部，他露出驚訝的神情。

「羅伯特，」他說，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

「你覺得我在幹什麼？」

「你在開玩笑。」

「別動，」我說，「我不是開玩笑，杜克，你猜不出來嗎？」

「哥兒們，別把那東西對著我。」

「我不是你的哥兒們，杜克。」

我非常憎恨他，也非常擔心失去瓊，迫不及待地想要扣動扳機，但是，我渴望看到杜克驚慌的樣子，他應該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。

他咽了一口唾沫，皺皺眉，咧了咧嘴，露出一顆門牙，那顆門牙歪歪的，好像隨時就要掉下來。他伸手摸了一下那顆牙，然後捋了捋稀疏的金髮，黑眼睛緊盯著我。

「好，羅伯特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我要殺了你，杜克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」

「你一定是在開玩笑，羅伯特。」他眼中顯出困惑的神情，因為他漸漸明白，我是來跟他算帳的。他正在努力想出個頭緒。

「你知道是怎麼回事，對嗎？」

他眼睛一亮，然後又黯淡下來，他試圖笑笑，舉起一隻手，又放下。

「你和瓊，」我說，「你認為你們瞞得住，以為我不知道——」「瓊？」他說，「原來是這麼回事。」

「你們玩了不少花樣，」我說，非常憤怒。「她是我的，杜克，你早該明白。我們共事多年，你知道，誰奪走我的情人，我都受不了。」「羅伯特，你把事情想清楚，瓊不是你太太，她是一位小姐，一位不屬於任何人的小姐。我是和她約會，但那又怎麼了？你遲早會發現，瓊準備告訴你的。」

「她沒有告訴我，現在她也不必了，她可以徹底忘記你了，杜克。」

「羅伯特，」他說，舉起雙手，向前邁了一步。「羅伯特，聽我說——」

「最好站住。」

他站在那裏，你可以從他的眼睛裏看出，他知道我不是在開玩笑，但是，他試圖想辦法讓我回心轉意。

他並不瞭解我，我們在刑偵科共事六年，他並不瞭解我，但是，他知道，我是說到做到的。

「你幹這種事，他們會抓到你的，」他說。「你知道，羅伯特，你不能做這

種事。再說，瓊只是一個女孩子，羅伯特，我們是朋友。」

「我愛她，」我說，「她愛我，你從中破壞，杜克，我們是準備結婚的。」

「你瘋了，羅伯特。」

「我愛她，你聽到沒有？」

「她對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小妞，羅伯特，你得——」砰砰兩聲槍響。

手槍在我手中輕輕跳動，杜克胸口中了兩槍，站了一會兒，他大張著嘴，向前倒去，落地的時候，下巴啪地響了一聲。

我用腳把他翻過來，低頭看他。他的嘴巴張開著，那顆該死的門牙不見了。一定是他倒地時，吞了下去。他的兩眼仍然很明亮，然後漸漸變得呆滯，他是死定了。再見，杜克，你這個壞東西。

我擦擦槍，把它扔到屍體旁，離開那裏。現在，我覺得好多了，真的好多了。

但是，有一種怪怪的感覺，胸部有一種刺痛感，像是吸不夠空氣一樣。這種感覺以前也有過，每當我擔心什麼的時候就會有這種感覺，現在有什麼可擔心的呢？

我到瓊的住處。

她笑著開了門。因為心懷鬼胎，她的笑臉並沒有讓我很高興，但我並不在意，現在她是我的了。

「嘿，羅伯特。」

「寶貝。」

我們互相望著對方，我不能相信她和杜克約會，但那是事實。

「你怎麼到這兒來了？」她說。

「來看看你，局裏的人知道我在這裏，我告訴他們我可能來吃午飯。」

「現在不是午飯時間，羅伯特。」

「我正在辦件事，還沒有吃午飯。」

「我給你做點東西，三明治怎麼樣？」

「好，我不是很餓。」

我怎麼看她都看不夠，她真漂亮，長長的金髮，心形的臉龐，豐滿的嘴唇，一對動人的眼睛。她穿著一件鮮艷的黃色短裙子，看上去秀色可餐。她對我太重要了。

她住在一間小畫室裏，自己畫一點畫，同時接受別人的委託出售一些畫。

「到廚房裏來。」她說。

我們走進廚房，我正要伸手抱她，電話鈴響了。我有點緊張，但不可能這麼快，會是打給我的嗎？唔，可能是打給我的，因為杜克和我一向很親近，但也可能不是找我的，我很緊張。她跑去接電話。

「是的，是的，他在這兒。羅伯特？」

我走過去，接過電話，那是亨利警官，他告訴我杜克遇害，他們要我負責這個案子。亨利和我關係很好，他知道我對杜克的感情。

「真讓人難過，羅伯特。」

「你是說在他的公寓？」

「是的，在那裏。」

「我就來。」我掛上電話，悲傷地看著瓊。

「什麼事？」她問。

我猶豫了一會兒，覺得自己就像個魔鬼，然後很平靜地說：「是杜克的事，他遇害了。」

她怔住了。「你是說杜克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她用手指撫弄著自己的裙子，兩眼一片茫然。

「噢，」她說。「他們打電話叫你去辦？」

「是啊，」我懶洋洋地說，我忍不住。

她想說什麼，但說不出來，這更使我難受。然後，她聲音清晰地說：「那麼，羅伯特，你還是趕快過去吧。」

「當然。」

我點點頭，我得離開這兒。過一會兒，我會顯得自然，但是現在不行。

我到杜克的公寓，我看看他，哼哼哈哈支吾著，攝影人員在拍照，指紋組的人在提取指紋。我留在那裏，到處翻翻，裝出一副查看現場的樣子。當我離開時，天已經黑了。那真是漫長的一天。

我離開時，亨利剛好走進樓下的走廊。

「有什麼發現？」他問。

我聳聳肩。

「今晚告訴我好嗎？那時候我們可以認真討論。嘿，今晚你過來嗎？」

「當然過來，亨利。」

他朝電梯走去，我走到外面，心想，他蒼白的臉和柔和的眼睛是多麼誠實啊！

每星期二晚上，亨利和我總要聚一聚，喝點酒，我們倆都喜歡喝酒。我們坐著，聊聊案子，這習慣已經有三年了。亨利是個好人。

我到瓊的住處，在那裏很不舒服。她先是不停地說話、微笑，然後就坐在那裏，那種沉默簡直要讓我發瘋了。

最後，她走到我坐的椅子旁，坐在椅子的扶手上，她的臀部碰到我的肩膀，一隻手撫弄著我的頭髮。「啊，」她說。「就剩下你我兩人了。」

「對極了。」

她探過身，輕輕吻我的額頭。我像塊木頭一樣坐著。我成功了，一切都會順利起來的。

「我隨便吃點東西，」我說，「我要去見亨利，今天是星期一晚上。」

「我給你做一點什麼。」

「不用了，我到街上買點吃，謝謝你，寶貝。」

「可是我喜歡給你做點吃的東西。」

「我不餓，瓊。」

「我明白了，好吧，羅伯特。」

「也許回頭再來看你。」

她衝我笑笑。「好吧。」

我在街上小店買了一個三明治，非常難吃。平常我最喜歡五香牛肉，但今天它吃起來一點味道也沒有。我厭惡地離開了。

亨利親自開門。

「你好。」我說。

「海倫正要去看電影，屋裏就我們兩人。」

海倫從過道走過來，她活潑開朗，穿著茶色外套，正在把厚厚的黑髮弄到領子外面。她說：「羅伯特，你好，別喝多了。」

「今晚應該喝白酒。」亨利說。

「你們兩個別喝醉了。」她吻吻亨利，擰了一下他的手臂，然後走了。

我們走進客廳，面對面在壁爐旁坐下。

「喝嗎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「白葡萄酒，」他說，舉起一個細長的瓶子。「很漂亮啊！」

「你從哪兒弄來的？」

「這是進口的，最上等的，我都等不及了。」

「下個星期我要請客，亨利，我弄到了一樣會讓你大吃一驚的東西。」

「啊，那我得看看。」

他倒了酒，我們坐在那裏慢慢喝，同樣是好酒，但往日的那種歡樂氣氛沒有了。

「杜克的事你查到什麼了？」他終於開口問道。

我點著菸斗，靠在椅背上，吸著菸。我說：「我認為，那是仇殺，由某些歹徒策劃的。你知道杜克這個人，杜克打開門，讓他進去，嘿，他們是怎麼——」我停下來，我正想問他，他們怎麼這麼快就發現屍體。

「什麼？」亨利問。

「事情發生在發現前不久？」

「一個小時，也許半個小時之前，清潔女工發現的。」

「他吞下了他的大門牙，」我說，「可憐的杜克的門牙，那顆牙一直讓他心煩。」

「不，」亨利說。「他並沒有吞下，羅伯特，驗屍沒有發現，也不在他的喉部，我們到處找，也沒有找到。」

「我要抓住殺他的凶手，亨利，一定要抓住，我真不敢相信杜克死了。」

「我知道你的感受，羅伯特。」

我吸菸。

「你怎麼樣？和瓊相處得還好嗎？」

「好。」

「我說，羅伯特，我們以後再談杜克的事吧，現在談點別的吧。」

「前天出了件怪事。」

「哦？」

「有人在鐘樓殺人。」

我很感興趣，把身體向後一靠，右腳踝放到左膝蓋上，習慣性地開始轉動，這時，有東西落到地上。

亨利坐在那裏看看我，又看看地板，他那樣子讓我覺得很奇怪。

「亨利，鐘樓案子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羅伯特——」他蹲在地上，撿起一樣東西。

我把右腳從膝蓋上放下，凝視著亨利的手。他伸出手掌，掌中是杜克的門牙。

「它從你褲腳的反褶部分掉下來的，羅伯特，我親眼看見的，」亨利說，「親眼看見它掉下來，落到地板上。」

我們互相看著對方，亨利站起身，托著那顆該死的門牙，站在那裏。我可以想像得出，它是杜克下巴碰到地上時，彈到我褲腳的反褶部分的。

「是不是因為瓊？」亨利問。

「是。」

「我知道那事，羅伯特，我以為你和杜克的事會和平解決。他對女人就是那樣的，誰都要勾引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杜克即使罪該萬死，但是，你不能做這種事。殺人是犯法的，羅伯特。」亨利說，「你最好把你的手槍給我。」

我把槍遞給他，然後說：「如果我喝完這杯酒，你不介意吧？」

亨利看著我說：「你可以喝完整瓶酒，羅伯特，我一點也不想喝。」

------(完)